

世界著名游记丛书

第四辑

纪德游记

(下册)

[法] 安德烈·纪德 著

由 权 李玉民 译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世界著名游记丛书

第四辑

纪德游记

(下 册)

〔法〕安德烈·纪德 著

由 权 李玉民 译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项目统筹：王欣艳
责任编辑：王佳慧
封面设计：单佳佳
责任印制：冯冬青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纪德游记：全2册 /（法）安德烈·纪德著；由权，
李玉民译．—北京：中国旅游出版社：商务印书馆，2018.12
（世界著名游记丛书 / 李金早主编．第四辑）
ISBN 978-7-5032-6137-4

I. ①纪… II. ①安… ②由… ③李… III. ①游记—
作品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264955号

本书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使用

书 名：纪德游记（全2册）

著：〔法〕安德烈·纪德

译：由 权 李玉民

丛 书 名：世界著名游记丛书（第四辑）

出版发行：商务印书馆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编：100710）

<http://www.cp.com.cn>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（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：100005）

<http://www.cttp.net.cn> E-mail: cttp@mct.gov.cn

营销中心电话：010-85166503

排 版：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河北省三河市灵山芝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：40.5

字 数：345千

定 价：118.00元（全2册）

I S B N 978-7-5032-6137-4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发现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
目 录

乍得归来 (1925)	由权 译 1
第一章 洛贡河上	3
第二章 回头路	28
第三章 二上洛贡河	39
第四章 二宿马萨人聚居区	60
第五章 穿越丛林。马鲁阿，阿杜姆离去	75
第六章 莱雷，宾得，比贝密	86
第七章 莱依布巴	107
第八章 恩冈代雷	130
附录	155
 访苏归来 (1936)	李玉民 译 193
前言	196
附录一	237
补正	246
附录二	286

乍得归来

(1925)

——途中日记

由 权 译

第一章 洛贡河上

二月二十日

我们乘三艘篷船^①离开拉密堡。现在是往回走了。沿洛贡河缓缓而上，河面宽度看上去和塞纳河大抵相同。水位很低，当地人宁愿用长篙撑船而不用桨。他们四人在前，四人在后，有节奏地俯身，直立——这一来我们便失去了听他们唱歌的机会，那些歌专配短桨更有规律的节奏，不过这几乎无声的前进倒可少惊跑猎物，让我们得以与云集岸上的鸟儿靠得更近。

在小船席篷（shimbeck）形成的狭窄隧洞里，并不太热，船行得这么慢，却维持着美妙的穿堂风。躺在一张躺椅里——白天，它占了折叠起来的行军床的位置——我重读《塞维利亚的理发师》，诙谐有余而深刻的智慧不足，像点缀在织物上的闪光片，谐中缺少庄重。

二月二十一日

晨曦未现我们便上路了。薄雾蒙蒙，将洛贡河两岸染成银

① 篷船是一种9~12米长的小船，由用螺栓连接的几片铁板做成，篷船中央常常有一席篷保护，它顶端弯成拱形，形成隧洞，这便是shimbeck，夜里，在这下面搭起行军床，床旁刚好能摆个放衣服的窄窄的马扎。——原注

灰。这里不像沙里河两岸那般辽阔无边，因而更有人情味。河岸沙子很多，朴素庄重又蔼然可亲，但无一丝软绵绵的感觉。岸上许多灰绿色灌木，和法国的柳树柳条相仿。依此类推，还有些伪水田芥，假柳叶菜，勿忘草的仿作，车前草的替身，仿佛角色和戏码都没有改变，只是换了演员。哪位将扮演玄参一角儿呢？……有时，出现一种植物，和法国的同科，同族近亲，凤仙花便是这种情况。是故我几乎感觉不到身处异国他乡，尽管有时我们国土上的名角儿在这儿沦为龙套。一处风光若要显出异国情调，必得有某种躯干挺直、形状规则的植物的身姿，诸如棕榈、仙人掌或烛架形大戟之类，因为在我们所处的北国，除了某些针叶树，就没有能和它们相提并论的树种了。

经过周密安排的旅行有个缺陷，便是没有留下多少冒险的余地。然而，我们的仆役乌特曼的第一位主人（可能是行政官员努米拉？）竟然被河马撞上，丧了性命。我们现在正接近出事地点。有人指给我们看，就在距此不远处，一群这种庞然大物，有三十来只，挡住洛贡河的去路，当地的独木舟都不敢再往上游去。不管怎样，继续前进，走着瞧。

自从离开拉密堡，我们便以猎物为食，不是野鸭便是珠鸡。我有个习惯，爱在想象中邀请一个朋友，有时是个陌生人，来分享我的快乐，今天早晨，我便和佩斯基杜^①一起打猎。当然，他不太会想到我算得上是最先钟情于他的创作的人。这些人中还有马塞尔·德·科佩；在阿尚博堡，作为消遣，我们一道重温他过去的文章，那时，还无人或几乎无人注意这些作品。对，我就邀

① 约瑟夫·德·佩斯基杜（1869～1946），法国作家。——译注

佩斯基杜和我们一起品尝这道“鲁昂风味”的野鸭，要他告诉我，可曾吃过更香的美味。

高草遮住了骤陷的河岸。树丛益发苍翠，其间猿猴云集，我们一靠近便一哄而散。大树向水面俯下身躯，在河流冲刷下，树根裸露，形成洞穴。河水缓缓向前，这慵懶令人沉醉。波光粼粼，轻轻摇漾……珠鸡呼唤啼鸣，远处一群卡唐堡^①……我们上了岸，顺着人踩出的小道往前走，很快便被如许新景奇观吸引过去，全然忘了打猎。

有些树大得让人瞠目结舌，不过不像赤道森林中的巨树，一眼望不到树尖。这敦实粗壮的大树，树干四周有一大片浓荫遮蔽的空地，树摊开巨人般的枝干，在空地上面延伸，将它团团围住，仿佛要撵走所有的植物。这些枝杈弯曲成弓形、穹拱形，远处枝端垂下来，触到地面。在这些赏心悦目绿荫庇护的空地上，我们小憩了片时；可是，一走出来，立刻陷入杂乱无章的枝叶之间；我们时而弓腰，时而以膝当足，时而干脆匍匐而行；爬了一刻钟之后，便完全迷失了方向，又没有方位标，若不是从不迷路的当地人陪着，我们永远也回不到船上了。

以为热带地区的虫鸟总是披着鲜艳的盛装，这真是天大的谬误。这儿的翠鸟都是黑白色的，只有形状让人忆起昔日诺曼底的翠鸟，那蔚蓝的清音从拉罗克小溪不时传向碧空，每每听到这鸣叫，我的心中总要迸发一声赞叹。

舌蝇总是纠缠不休。这东西，既消灭不了，也赶不走。刚看见它们，它们就飞了。舌蝇叮人并不太痛，可时间一长，却叫人

① 马羚在阿拉伯语中的叫法。——原注

心烦意乱。

四点左右，河马登场了，它们的大鼻头划破水面。我们数了数，有七只，可能还要多。它们差不多同时喘气。我们的船停下来。马克先朝它们开了两枪，然后让人把船划到对岸，希望靠近它们。我在河边一个树干上坐下来，几乎正对着他。一只来喝水的大猴向我走近。

我拉着乌特曼到原野上去。数不清的蝥蛄盖满了高高低低的树木；我们走近矮灌木旁，它们便一齐飞走，密密麻麻的，大声叫着。而栖身大树上的就不怕我，树底下，椭圆形的细小弹雨连绵不绝，那都是蝥蛄的粪便。

高高的衰草，小径纵横。多刺的灌木，各种动物的足迹，尤其是狮子的脚印，但我们却只见到猴子或珠鸡。噢，不对，一群卡唐堡，远看像小马，到河边去饮水。壮观的落日，衰草、天空、河流都镀上金色。我们所在之地正是洛贡河大转弯处，面前展开一片沙滩，我们要在那儿过夜。太阳刚落山，天立刻暗下来，原来是蝥蛄部落又向东方转移，它们过境足足用了五分钟。

景色不那么空旷、模糊了，而趋于协调、整饬。

二月二十二日

河岸有些陡峭。岸（乍得这边）^①上，一些戽斗水车吸引了我们——不然给这些升降仪取什么名儿呢，简易天平梁，一头提只容器，一头吊平衡锤，抵消从河中取的水的重量，并且不费劲地将水升至需要灌溉的田地那么高。这种初级机器再原始不过，

① 洛贡河将赤道非洲（乍得殖民地）和喀麦隆分开。——原注

再精巧不过，具有维吉尔式的优雅。一只大葫芦充当容器。

一个土著忙着提水。另一个忙着分水，他一锄下去依次掘开、关闭一个个小泥闸。水先从葫芦中倒在筛子上，这样田地不至被落水冲塌下去，而能保留原来的坡度。整块地略微倾斜。地里种的是茄子。这么一块不太大的地，就有六部戽斗水车，每部之间相隔二十来米。我详尽地记录这些是因为在任何乍得纪行中也未见提及这些机器。

在洛贡比尔尼^①（过去的卡尔纳克）停歇。苏丹乘独木舟前来迎接。蓝袍，蓝眼镜，手执涂了靛蓝的牛尾，作为蝇拂。四种乐器齐鸣，欢迎我们：两只鼓，一种类似单簧管的乐器，一只可以拆卸、极长而细的小号——它发出响亮而充满泛音的声音。

一所医院，现有六十个病人，医生兼预防保健科主任不在，医院现由三名土著管理。据他们称，就连到了第三间歇期的锥虫病他们也能给治愈了。印象极佳：井井有条，整洁体面；四台显微镜；记载明晰详尽的登记簿。显而易见，他们想要达标，想要一应俱全、满足需要。

沿河各种各样宿营站。徒然搜寻河马。我们在一座开阔的小沙洲上过夜，不会受到狮子侵袭。据说在邻近的荆棘丛林里狮子为数甚众。

二月二十三日

咄咄怪事：我们溯流而上，洛贡河变宽了，可表面看去河水并没变浅，流速也没减慢。两岸分开，地势下降，周围地带仿佛

① 在喀麦隆。仅次于古尔费依的科托科人聚居地。——原注

陷了下去。我多想看看洛贡河涨水时的情形，据说，那时它变成一片汪洋，其间散落一块块小绿岛，相隔都很远，各种动物都逃到岛上去。将近正午，我们停在洛贡加纳（东岸上）。我下了篷船步行前往。村子很大，位于河边阶地上，四周环绕着带雉堞的墙，有一定高度。我们经过一道小门洞走进村子。雉堞上落着秃鹳，俨然哨兵一般。连着七个雉堞上就有七只秃鹳。它们一动不动，身材高大，真会以为是草扎的。据说涨水时，河水会涌上来冲击墙根。房屋较高，时而是圆的，时而是方的，乱七八糟堆在一起；曲曲折折的小巷，不规则的小广场，忽地冒出一棵大树，下面荫蔽着一个小市场。整座村子都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鱼腥味。贩鱼是本地主要生意，每家小院里都可见到大小半干的鱼晾在柳条编的筛子上。

我买了一马克（值三枚五十生丁的硬币）；本地还有些马克在流通——可当地人不太看重马克，因为不能拿去纳税^①。

忘写遇上一群鹈鹕了——先遇上的那群。我数了数有十五只。它们像天鹅一样安静地划行，待我们一靠近，便飞起来，不过飞出五十来米便又落下来。它们不如我在植物园（哪国的？）见过的漂亮，也不及拉封丹提到的漂亮，拉封丹描述得那样好^②。这里的鹈鹕或灰或白（我想灰的是幼鸟），但翅膀镶着黑边。我好像记得别的鹈鹕通身是白，色调偏肉色和淡黄色。

而今天下午，午睡后，就在河中央一块方寸大小的沙洲上，见到整整一大群鹈鹕，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只。我们登上岸好从那

① 我们之后将看到一个区长要求全部人头税都用马克缴纳，而那里一马克要价两法郎。——原注

② “它们的羽毛是白色的，比天鹅的白色浅：甚而到近前，像是肉色，根部接近粉色。没有什么比它们更美。”（《普绪刻的爱》）——原注

里拍摄它们。这些鸟真是不太怕人，打跑又回来。马克一刻钟前打死了一只。真不应该。这种动物太友善，太缺少戒心。手下人今晚将把它切碎，用它的皮连带羽毛做成软帽。

晚上停靠在另一座村子，杜布尔（德国地图上标的是迪韦尔）。

村子浮在大片封闭地带中间，墙外环绕着一片树头榈。秀丽如画，洛贡河一条浅浅的支流淌至村边。沼泽，热病，蚊子。

二月二十四日

几乎一夜未眠。不时突发啪啪的击水声。仿佛就在我的篷船旁边有人在洗澡，或是有猎鸟在劫掠河中猎物。终于我不胜好奇，起了床。天又潮又冷。岸上篝火几乎熄灭了。有时某个萨拉人咳嗽几声，直起身吹一吹将熄的木柴，而后复又睡去。半圆的月亮悬在空中。我说过吗，我们的篷船已经深入洛贡河一条浅浅的支流。再往前点，在村子围墙下，河便到头了，成了沼泽。搅得我不能成眠的声音是鱼儿的蹦跳嬉戏声。它们为数之多，有时有些地方的水仿佛沸腾了；月光下依稀可见它们半露出水面，互相追逐或猎捕昆虫，纵身跃起又啪地落下，激得水花飞溅。紧贴水面，一些奇怪的大鸟来来回回，飞行无声而诡谲，我怎么也没认出是什么鸟。四只大涉禽，是巨鹤、秃鹤还是大喙巨鹤，从空中飞过，伸着脖儿，蹬直脚，发出嘶哑的长鸣。我猛然醒悟，那些贴水面飞的是蝙蝠。

今天早晨，洛贡河基本与我心目中的形象相吻合。晨曦将喀麦隆一侧岸上的沙子和黏土镀成金色，形成一块不大的峭壁悬崖，崖顶长满芦苇。不时冒出几株树头榈，天水湛蓝一色。东岸

地势低些，岸上一株绿草，篷船擦着它驶过时，发出轻轻的丝般柔滑的声音。

在一大块落满凤头麦鸡（？）的河滩上，砰砰两枪，打死打伤十一只，随从一个黑人追赶上去把它们捡回来；余者密密麻麻地飞起，逃之夭夭。

我们停在一群渔夫旁边。两个驾独木舟的孩子去田野上取回几堆钓钩，那是他们怕给抢走，见我们靠近，去藏起来的。在洛贡河对岸，遇上另一群渔夫。他们殷勤友善极了，送给我们一条大肥鱼，我递给他们一张一百苏的钞票，他们又感激，又感动。

一座一贫如洗的村子（喀麦隆），捕鱼季节，村里偶尔住些雇来的人或从莫斯古姆来的人。所有女人，连最年轻的，双唇和双耳上都戴着薄片——不是木质的，而是银的（或许是白金的）。这些薄片尽管还不及瓶底大，样子还是丑陋不堪。

三点左右到达科莱姆。为何地图上标得那么大？实际还赶不上昨晚的村子。风景异常别致。村中有四处腐水塘；一座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绿糊，还漂着木头。有一大片水半环着城市，不过是在城墙里面，雨季里肯定会与洛贡河连接上。这片宽阔的水塘，与洛贡河平行，流进城里，过了水塘，又是城市，就像马尔蒂格^①情形一样；再远点，过了池塘和池塘那边的城市，又可见洛贡河，然后是河对岸。从古尔费依到这里，我们还没见过比这更令人称奇的景致。

不过我仍坚决主张不住在科莱姆。毗邻这些腐水，我害怕。

① 法国罗讷河口省首府。——译注

日落时我们重新上路，后来在月光下航行。很快，沙洲在望，我们就可以在那儿吃饭，扎营了——回到篷船床上之前，我在沙洲上写下这些文字。

沙洲上，我们的艄公们为过夜安排起来，各种迹象显示，夜里将会很冷。昼夜温差 20℃。我说的还是阴凉处的温度，而他们就在大太阳底下干活卖苦力，又总是一丝不挂。真弄不清他们是怎么扛住的（但有些人扛不住）。一堆堆火生起来，他们围在火周围。有的四仰八叉躺着，有的蜷缩成一团，腹部冲着火焰。一张席子盖两人，背靠背，各自面向一堆篝火。他们事先在沙子里挖个坑，躺进去后，用席子盖住周边，这样可以更好地避风——幸好风还不算很大。要是刮起风来，他们就会着凉病倒。我怎么也不信，如果某家“商店”卖被子，这些“什么需要也没有”的人会不买。我找了找，看有什么可借给他们的，结果给他们送去我的粗布床单（在阿尚博堡，我们让人用皮的取代了它）。其中一人赶紧接过去。可是他们有二十七人，我只能满足一个。

尽力用寥寥数语^①让人“感觉”到这座小小的金色沙洲之夜超凡脱俗之美，小洲水天环抱，四处孤独奇特。有时一群大涉禽呼啸而过，像夜班快车一样，它们翅膀扇动之声可闻。

二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

一连数十里地不见一棵树，河岸刚刚露出水面。日益呈现出沼泽地风光，如同我在《乌连之旅》第二部分中描绘的一样。一

① 和前面同样的注解（参见《刚果之行》），我不能重写这段笔记，也不想人为地重新扩充这些回忆录。——原注

些沙滩上野鸭成群，很难靠近。有时有整整一大群。朝鸭群中开了数枪，打落十二只。有些仅仅受点伤，飞回水中，船一靠近便潜入水里。尤其有一只，我们开了五枪，它扎进水中，身体一起一伏地游，到远处又露出来。我们想结果它。最后它已失魂落魄，可还往水里扎，三个黑人游水追过去，费了好大劲才在芦苇里找到它。每发一枪，只要打中了，他们就从船中跳下，跑着、游着，赶紧冲向猎物。多么善良的人！我多想明白他们在说什么！也许他们在嘲笑我们，笑我们没打中。可他们的兴奋很迷人，他们的笑声那么爽朗，那么清脆。他们的微笑中一天比一天多些信任、亲热，我差点要说：温柔。我也越来越依恋他们。马克在一片被火烧过的荒原上追踪一群 am'raïs，追了半天才打死了两头。比另一天打的罗贝尔羚羊大些，但形状和皮毛都不及那头羚羊可爱。本来一头就够我们全船人吃了，可他们一块肉也不会剩下，还能把今天打的十八只鸭子消灭光。这些鸭子并不全是一种，有的和鹅一样大，嘴上方有个黑肉冠。它们的肉全都味道鲜美，我甚至说不出可曾吃过更香的美味。

我也打死一只飞行中的灰色怪鸟，头顶羽毛细而白，嘴很长，红宝石的大眼睛，黄色的腿几乎和涉禽一样长，大小与小嘴乌鸦一样。

卡泽雷。村子也许不太穷，但脏得无法形容，有些地方的土就是垃圾粉末。居民看上去却健康幸福，没有雅司病，没有疥疮，总之皮肤很干净。

庭院中和一些小广场上，有棵树煞是好看——尤其一些巨大的埃及姜果棕，分枝繁多，外观具有强烈异国情调。两三天来，看不到舌蝇了，从而也没有了锥虫病（那为何没有牲畜？），作物极少。居民靠捕鱼为生，马鲁阿人拿来黄米作为交换买他们的

鱼。我们扎营的河边有许多蚊子。这只是洛贡河的一条支流。今天上午我们离开另一条更大的支流，到明晚才会又航行到那条河上。那条支流，水太深，无法用篙撑船。反常的是，越往上游走，洛贡河的水量似乎越大。

——马泽拉，最后一座科托科人的村庄。今晚，马克往机器里装胶片时，我走近一群正随鼓点跳舞的孩子，艰难地驯服几个小家伙。不过，由于掺进了钱的问题，母亲们硬拖着她们的小鬼来，希望得到一枚十苏的硬币。大部分情况，小家伙们拼命嚎叫，必须接下来慢慢地重新赢得他们的好感。

二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

五点三十分便起床；而七点左右，多么丰盛的早餐！麦片粥，冷鸭，am'raïs 腰花，牛奶鸡蛋烘饼，奶酪，还就着一杯上好的香茶。

阿杜姆仍步履艰难，脚上方的伤口没有愈合，好像反倒恶化了。自从听法国医生说自己染上梅毒而其实并没有，他便不信任法国医生了，只想求助于土著医生。一个黑人老头（还挺友好，真的）从一个小药袋中掏出一种草做的粉剂，以两法郎的价钱卖给他。阿杜姆将这肮脏的粉末撒在伤口痛处。次日脚并未见好，昨晚，我们登陆后，看见这可怜的小伙子坐在沙地上，那条病腿埋在厚厚一层烂泥和粪便下。今天上午，护送我们的那个土著步兵批准阿杜姆用他极力推荐的某种植物汁。那是一种黏稠的浆汁，那个步兵用石头盛上几滴拿来。阿杜姆将它们涂抹到伤口上，结果感到钻心的灼痛。

所过之地变得越来越萧索。干旱之外又添大火的蹂躏。放眼